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七.

那長髮男子把嬰兒照料妥善後，也湊近火堆旁，他操著濃重的澳洲口音大叫：「我餓了，今天來了客人，一定加菜。」凱洛琳把留著的魚和麵包給他，他哭喪著臉說：「只有魚？海裡為什麼不長牛呢？」

格林哥調侃他，學著他的澳洲腔：「這裡有牛排，只是長得不太像，骨頭太細了。」澳洲腔的特色在〔a,i〕等幾個母音上，格林哥把〔i〕的尾音拉得很長，聽來令人絕倒。

「我昨晚夢到一隻火雞，還來不及煮，我就把牠活生生吃了下去。可是牠還沒死，在我肚子裡呼嚕嚕直叫。我被嚇醒了，一聽，原來是肚子餓得咕咕叫。」

大家都笑了，他的女伴喝住他說：「菲力！別出洋相。」

菲力向東尼介紹那位女士：「那是白蒂，我離不開的……」他停了一下說：「包袱。」

格林哥立刻說：「別擔心，你不要時，我來接收。」

「兩個死人，小心我不饒你們。」白蒂喊著。

「看她多可愛！叫起來像河馬！」

「你別小看她！」菲力大表不平：「河馬算什麼？她像鱷魚！」

白蒂大發雌威，這時一片海沙漫天而下，東尼正張著口笑，料不到進了一口鹹沙。

這些嬉皮雖然有食共享，卻因為語言的隔閡，明顯地分為幾個小團體。他們這一堆是英語團，另外還有法語、德語及西班牙語等集團。

靠近椰林的另一側，圍在幾頂篷帳旁的，是一些客串的嬉皮。手提式唱機正播放著音樂，幾個互相依偎的男女則飲著啤酒、可樂，吃著三明治和食品罐頭。

東尼走到篷帳前，有幾個男女青年躺在毛巾上作日光浴，另外有三位男士席地大嚼，面前的食物琳瑯滿目。東尼絲毫不客氣，大喇喇地便坐在他們面前。

「我叫東尼。」他用食指及中指舉成V字形，這是美國嬉皮的作風，象徵和平與愛。那三個人看了他一眼，理都不理，各自掉過頭去。

「你們住在沙爾瓦多？」東尼並不洩氣。

依舊無人答理。

「有個賺錢的買賣，你們有沒有興趣？」

其中有一個回過頭來，不客氣地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帶的食物連自己都不夠吃。」

東尼毫不在乎，笑著說：「原來你們還會講話！好商量。」

「你要什麼？」

「我什麼都有，只要交朋友。」

「抱歉，你找錯人了！」

「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？」

「你的朋友侮辱過我們。」

「真的？那麼，我代表他們道歉。」

「用不著，反正我們明天就要走了。」

「何必呢？我們今天才認識。」

「你到底要什麼？」

「我要你們快快樂樂地享受一下生活在大自然中的樂趣。」東尼誠懇地看著他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和你們一樣的人，『歡樂青春』這個節目，你們總知道吧？」

「知道又怎麼樣？」

「我曾經是這個節目的製作人。」東尼亮出了底牌。

「啊？」那人立刻對東尼刮目相看，其他幾個青年立刻也圍了過來。

「那時我什麼都有，只是缺乏歡樂。」東尼說。

「啊！那你現在呢？」一個女孩子興味盎然地問道。

「現在我是一個除了快樂外，什麼都沒有的人。」

另外兩個人會意了，立刻取了一罐啤酒，對東尼說：「冰用完了，熱啤酒喝不喝？」

「你們一定是第一次來露營，告訴你們一個好方法，在沙灘上挖一個深坑，越深越好。把啤酒埋下去，一個小時就冰了。」

「對呀！我怎麼沒有想到？」那人不假思索，爬起身便去埋啤酒。

這一來他們才互相介紹，先前說話的叫馬里奧，另一個叫羅得里科。馬里奧解釋說，這幾天他們與那些嬉皮已經有過幾次衝突，所以態度不好。起因是嬉皮來討食物，給了不僅嫌少，還指名要啤酒。

「不是我們小氣，我只是不認為他們有喝酒的必要。」

東尼擠擠眼睛，做了一個怪相，笑道：「這也難怪，我以前曾是個有名的特級酒鬼，現在雖然戒了，可是一聞到酒香，還是會把我的胃逗得跳出嘴巴來。幸而熱啤酒實在吊不起胃口，否則就算要我跪下，任你打罵，我也要喝。」

這話說得馬里奧笑了，他問東尼：「你以前好像不在這裡。」

「我今天是路過這兒，因為聽到有嬰兒在哭，我很奇怪貴為嬉皮，怎麼還不能免俗。他們自己都吃不飽，小傢伙怎麼活下去？」

「我知道你說的那對，第一天我們還特別送了些水果去，他們好像不會說葡語。」

「剛才我和他們談了一下，好像是澳洲人。」

「那麼，你是不是……嬉皮？」

「你是不是呢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馬里奧連忙否認。

「不，你是，我也是，只要崇拜大自然，就可以說是嬉皮。但是，你我卻不是那種回到原始生活的野人。至少，我沒有那麼大的勇氣，我還要買酒喝。」